

张铁成 朱红赤 著

中篇侦破惊险传奇小说集

第八号囚犯

- 第八号囚犯
- 神秘的赶尸人
- 秘途怪客
- 古荒城之谜
- 奇特的角色
- 古镇侠踪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I247.5
2692
3

B177/27

第八号囚犯

张铁成

朱红赤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1987·哈尔滨



B 437600

责任编辑：田仲三

装帧设计：姚东辉

第八号囚犯

Dibahao Qiufan

张铁成 朱红赤

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牡丹江印刷总厂 印刷

牡丹江市爱民图书发行总店 发行

(地址：牡丹江市爱民区政府楼内)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9.5

字数 210,000

1987 年 2 月第 1 版

198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

统一书号：10360 · 97 定价：1.70 元

内容提要

这个小说集有六部中篇，其中：《第八号囚犯》、《神秘的赶尸人》、《奇特的角色》是写现代生活的侦探小说；《长途怪客》、《古荒城之谜》、《古镇侠踪》是写武林义士施展绝技，为民除害，惩恶扬善的传奇故事。

作者文笔流畅，简洁，情节紧张，跌宕有致，丝丝入扣，读来令人爱不释手。



内 容 简 介

第八号囚犯（中篇惊险小说）

南京解放的当天黎明，国民党囚车上跳下个奇异的逃犯，荒坡遇劫，残堡遭困，又陷入神秘的禅院。此时，情人、仇敌都在深山古刹中相遇，展开扣人心弦，动人魂魄的故事。

神秘的赶尸人（中篇传奇小说）

三十年代末期，在中国一条古老的深山栈道上，行进着一队神秘的赶尸人。本文围绕着雕花棺材的秘密，描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神奇故事。

秘途怪客（中篇传奇小说）

在荒凉的墓地挖出了一个盛宝的盒子，在送往京城的路，上，风波迭起、怪案纷纭，劫宝护宝真情难辨，最终谜底揭穿时才使人恍然大悟、令人深思。

古荒城之谜（中篇传奇小说）

古荒城埋着一件稀世珍宝，为了它各路武林高手、梦想发财者激争械斗、角逐格杀，血染古城。故事新奇曲折，乡情浓郁、引人入胜。

奇特的角色（中篇侦破小说）

改革之年也有蛀虫，兴中贸易公司在经营发展中巨款被盜，引起一连串的谋杀。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舞台上是谁充当了这个奇特的角色？刑侦科长的推理震惊人们……此篇手法新颖，读后形象难忘。

古镇侠踪（中篇传奇小说）

花界会长与警察署长狼狈为奸，欺男霸女，横行一方。黑夜沉沉、侠女飞刀，震惊古镇。请看镇守使如何处置，本文取材于二十年代乡镇生活，地方色彩浓郁。

目 录

秘途怪客（中篇传奇小说）	朱红赤 张铁成（ 3 ）
古镇侠踪（中篇传奇小说）	张铁成（ 63 ）
古荒城之谜（中篇传奇小说）	朱红赤 张铁成（ 107 ）
第八号囚犯（中篇惊险小说）	张铁成（ 165 ）
奇特的角色（中篇侦破小说）	朱红赤（ 207 ）
神秘的赶尸人（中篇传奇小说）	张铁成（ 255 ）

秘途怪客

朱 红 赤

张 铁 成

楔子

群山苍茫，一江如带。

在一个水流湍急的江湾处，枯蓬衰草，掩映着一座座荒坟。这片人迹罕至的坟地里，北风呼叫，草木低吟，野鸟啁啾，一阵阵，一声声，似乎在泣诉着一支悲凉的歌……

这里原是一座城堡，居住着鄂伯尔家族。清朝顺治年间，沙俄的哥萨克部队曾远征到这里，鄂伯尔家族奋起抵抗。经过一场殊死的战斗，最后，鄂伯尔家族全部战死，于是，这里就成了一片墓地。相传，在开战之前，顺治皇帝曾给鄂伯尔家族下过一道密诏，并随诏书馈赠一件价值连城的国宝——当年崇祯皇帝珍藏的九龙戏珠乾坤日月樽，为的是鼓舞鄂伯尔家族的士气。自从鄂伯尔家族覆灭之后，这里由战场变成了一片坟场，这宗价值连城的国宝也就销踪匿迹了。二百年间，不知有多少人挖空心思地寻找这件宝贝，然而却始终不见结果。

清咸丰十年冬，亦即公元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四日，咸丰皇帝和俄人签署了丧权辱国的“中俄北京条约”，将江北和江东的大片国土割给沙俄。一时间，朝野哗然，民声鼎沸。咸丰皇帝也落得个寝食不宁，如坐针毡。真可谓忧心忡忡，汗颜赧面，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。当下，有几个善于察言观色、投皇帝所好的近身谋臣，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，为了平息沸怨，以正皇威，必须祭祖歌德，在当年的鄂

伯尔墓地为先皇顺治建造一座功德牌坊，旌表先皇开疆拓土、创业守成的丰功伟绩。咸丰皇帝大悦，立即下了一道圣旨，派丁造员，驱伏动土，在鄂伯尔墓地建造起功德牌坊来。

谁知，在平整墓地、深挖地基时，竟挖出一个黄澄澄、亮闪闪的镀金铁盒来，上面雕着腾龙花纹，打着铅封，这正是当年顺治皇帝赐赠给鄂伯尔家族用以盛装国宝的金盒。咸丰皇帝派来督工的官员又惊又喜，立刻派人星夜兼程，火速进京，禀报皇帝。咸丰皇帝大喜，着即钦命边关镇守使鲁尔齐火速护送国宝进京。为防不测，又秘密遣派大内高手、御前四品带刀护卫符雨伦暗中监护，并委以特殊使命……

古墓献珍，国宝还朝，惊动了四面八方。于是，引出了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故事，从而揭开了流传二百多年的鄂伯尔墓之谜……

一 薄雾残阳迷途艰险 寒星冷月怪客纷纭

“呼哨”一声，从松林里跳出十来条手持刀枪棍棒的大汉，一字儿排开，虎视着前方。

正是黄昏时分，一抹残阳斜挂在西方天际。夕阳的余晖透过薄薄的冥雾，洒在寂静得令人发惨的松林上。远处，那坡下的黄土道上，腾起一片烟尘，随着马蹄得得声，车轮轧轧声由弱变强，向这边传了过来。

烟尘渐渐近了。两挂马车上苫着篷布，看不见车里装的是什么东西。马车后面，紧跟着一匹火炭般枣红马，马背上坐着一个年约四十、客商打扮的中年汉子。他远远看见前边

站着十几个手持兵刃的大汉，禁不住脸上露出惊惧之色。他赶紧打马，驰到车前，同时，向车里低声关照了几句，于是，马车放慢了速度，徐徐向前走去。

“呔！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从此路过，留下买路财！”为首的一个汉子一声吆喝，十几人同时向马车围去。

骑枣红马的客商喝令马车停下，然后徐徐走到大汉前，翻身下马，深施一揖，满脸堆笑地说道：“各位老大，发财，发财！”

“他奶奶个熊，”为首的汉子瞪着眼睛咋呼着，“少罗嗦，快把车里的东西留下，要不然老子发他娘的狗屁财！”

客商仍是面带笑容，彬彬有礼地说：“各位，实不相瞒，小可也是代人为贾，给东家作了一笔赔本的买卖。就这般模样回去，还犹恐东家见责，倘若把车里的货物孝敬了各位，那岂不是要了小可的命吗？还望各位老大可怜可怜！”

“他妈的，可怜你，谁可怜我？老子要是不吃买路财，那就只好喝西北风啦！弟兄们，抄家伙，上！”为首那汉子一声呼哨，十余条大汉“呼啦”下子举起了手中的兵器。

突然，两辆马车的篷布“呼”一声同时掀开，从里面跳出十余条汉子来，青一色手持单刀，圆睁虎目，怒视着眼前打劫的强人。

强人们也没有料到马车里尚有伏兵，被这突然的变故惊呆了，一个个愣在那里，不敢轻举妄动。双方就这样对峙着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！

客商赶紧拉着马走了过来，对同伙丢了个眼色，说：“诸位，别动怒，别动怒，快收起家伙。这几位老大最近可能财源不旺，也怪可怜见的。咳，要我说这么着吧，每人纹银一两，为各位老大聊解无米之炊，算是小人的一点心意，待日

后发了大财，再去程前来拜访，不知各位意下如何？”

“谁稀罕你那一两银子……”为首的汉子斜觑了那两辆马车一眼，不满地咕哝了一句。

“我的车里面除了一些糙米粗布，实在没有什么贵重东西可以孝敬各位，不信请看！”客商微笑着说，然后走到车前，将马车上的篷布掀开，里面确鼓鼓囊囊的麻袋和成卷的家织粗布。

为首的汉子仔细看了几眼，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色。

客商仍然是满脸堆笑：“诸位意下如何？”

为首的汉子不满地说：“哼，在我们眼皮底下露了瓢子，那就是犯了山规，大王怪罪下来，谁能吃罪得起？”

“那依你说，该怎么办？”客商显然有些不耐烦了。

“咱们刀兵相见！”为首的汉子又是一声呼哨，十余个强人手持兵刃紧逼过来，押车的十余条汉子也都握紧单刀，严阵以待，而那客商则不置可否，皱紧的眉峰上蹙起个疙瘩。

“哎，哎，慢动手，慢动手！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，非得刀兵相见。江湖上有言道：‘得饶人处且饶人’”正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，突然传来一个怪里怪气的声音。人们同时转过头望去，说话的却是一个蓬头垢面，衣衫褴褛的叫化子。也不知他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，面对寒光闪闪的兵刃，竟然是毫无惧色。

“滚开，臭化子！”为首的强人厌恶地骂了一句，“这里的事，谁要你管？”

“哎，话怎么这么说？”叫化子拉长了脸，露出不快之色，他眨了眨眼，又说道：“江湖上有言道：‘路不平，有人铲；事不平，有人管。’这里有不平之事，我不管，谁人来管？”

“哈哈……”为首的强人大笑起来，“这里有什么不

平之事，量你个臭要饭化子又怎能管得了？不自量力！”

“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江湖上有言道：‘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’我要是真管起来，还非管到底不可。”

“那么，你到底怎么个管法？”

“你们不就是要买路财吗？他们这两辆破车能值几个大钱？放了他们吧，这钱，我付了！”乞丐一边说着，一边拍打着胸脯，那样子看上去十分仗义。

强人们一听此言，不禁哑然失笑。就连客商和他的同伙们也大都面露不屑之色。然而那乞丐却挺胸凸腹，摇头晃脑，一片得意之情。

“就凭你这个要饭化子，还想替别人付买路钱？真是天下奇闻！”那为首的强人说完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怎么，你们不信？”乞丐好象是受了个天大的委屈。

“你要饭能供上嘴就不错了，拿什么当买路钱？”

“这话说得可更没道理，你可别小瞧了我们这一行的。江湖上有言道：‘要上三年大饭，给个知县不换’。我们要饭的金山也是要来的，银山也是要来的，别说给你们几个买路钱，就是当上三年两载大茶壶，也未必比咱富多少。你划个道儿，开个价，要多少？”

为首的强人道：“你能拿出多少？”

乞丐又一拍胸脯：“黄金百两，白银千两！还行吧？”

所有的人都被这大话震惊了，但乞丐那一副极为认真的神态，真有点叫人不知是真是假。人们都把那一束束夹杂着惊诧、疑惑的目光齐刷刷射向乞丐。

“你说这话可当真？”惊愣了片刻之后，强人醒悟过来，纷纷嚷道。

“哪个骗你们？”乞丐不屑一辩。

“赶快拿出来吧！”

乞丐道：“拿出来那还不容易！不过，你们先把这些客商放了！”

为首的强人不放心地说：“你个臭化子要是耍什么花招，小心你的狗命！”

乞丐道“蝼蚁尚且贪生，我岂能不惜性命！”

“那好，放他们走！”为首的强人一声令下，他那帮弟兄们闪过一边，客商飞身上马，连个谢字也未说，带着马车向前驰去。

大约奔出了四五里地，这才稍勒马缰，缓辔徐行。这时，车上有人掀开篷帘说：“大人，刚才你也太谦让了，凭我等的武艺，还能怕那几个小小的蠹贼？”

那个被称“大人”的客商扳着面孔说：“你们懂得什么？此地是卧虎岭，乃强人出没的地方，我等不测虚实，倘若刀兵相见，一旦出现闪失，那还了得，别忘了，我等身上担着泰山一样重的干系啊！”

原来，这个扮作客商的“大人”乃是边关镇守使鲁尔齐，此次是奉了咸丰皇帝的圣旨，回京护送从鄂伯尔墓地挖出的国宝九龙戏珠乾坤日月樽的。他深知干系重大，为了避免招风，这才假扮客商，又从军中挑选出十名精通武艺的兵丁，假扮随从，一路上餐风宿露，栉风沐雨，从鄂伯尔墓地赶到这里，已经走了七八日了。路上，也曾遇到几处强人打劫，都被他或用武力解决，或巧言骗过。此刻，虽然安全地过了卧虎岭，但想起来不免有些后怕。要知道，那黄澄澄、金闪闪的盛宝的盒子就在车里布匹下面的包裹中！

“不知那乞丐怎么样了？”车里面有人这样担心地问道。

鲁尔齐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管他怎么样呢？得脱身处且

脱身哪！”说罢，挥鞭打马，枣红马奔驰而去，两挂马车紧紧跟在后面，在车马驰过的黄土道上，腾起一片烟尘……

客商们走后，强人们揪住乞丐在这里纠缠不休。

“臭化子，快把买路钱拿来！”强人们纷纷叫嚷着。

乞丐一边挣扎，一边说道：“我什么时候说要给你们钱来？这可真是……”

众强人嚷道：“你不是说给我们黄金百两、白银千两吗？”

“哈哈……”那乞丐一声笑过，捧着肚子说道：“我是说过，可那‘黄白’二字你们未必不懂得！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乞丐道：“‘黄’就是‘黄’了，‘白’就是‘白’了。也就是说，一百两黄金黄了，一千两白银白了。你们当时不是都答应了吗？怎么又与我索要起来了？真没道理！江湖上有言道：‘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；言而无信非礼也！’”

众强人气得哇呀乱叫：

“好一个不知羞耻的臭化子！”

“一片胡言乱语！”

“我们上当了！”

“杀死他，杀死他！”

……

那个为首的强人更是怒不可遏：“他奶奶个熊！你个挨千刀的臭要饭化子，竟敢太岁头上动土，老子非宰了你不可！”说着顺过手中钢刀，就向乞丐砍去。

乞丐用破衣袖胡乱遮挡，一边怪声怪气地叫嚷着：“哎呀不好了！杀人啦！杀人啦！救命呀……”一边向前跑去。

众强人越发怒火中烧，一齐追了上去。一个强人眼看追上了乞丐，举起了手中钢刀，朝着乞丐使劲砍了下去。

乞丐回手用袖子一拦，说也奇怪，这强人的刀顺着那油渍麻花的袖子却向横处抡来，不偏不倚，正好砍在那个为首的强人的脖颈上，也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劲儿，竟然将一颗人头活生生斩落下来！

众强人哪个见过这个阵势，霎时间，一个个瞪眼咋舌，木鸡般呆住了。

乞丐边跑边油腔滑调地说：“哎哟，不好了，真的杀了人啦，这可是你们自己杀人，与我无关……”

众强人望着地上那血淋淋的尸身和人头，一时不知所措。等他们醒过神来，哪里还见那乞丐半个身影？众强人真是又惊又怕、又恼又怒，没办法，只好抬着尸首回山寨禀报当家的去了。

却说鲁尔齐等人加鞭催马，一口气跑了二十余里。这时，天已渐渐黑了下来，天边升起一弯冷月，几点寒星在微微闪烁，春寒料峭，晚风习习，再加上一路奔波，不禁使人感到又饥又寒。

马车转过一个陡峭的山口，点点灯光突然闪进眼底，众人定睛细看，前面原来是座村镇。

鲁尔齐催促众人加快步伐，眨眼间，走进小镇。街口处，斜着挑出的一盏灯笼，在晚风中轻轻摇曳。借着灯光，众人看见，灯笼后面小楼门面的横匾上，清清楚楚嵌着四个大字：兴隆客栈。

鲁尔齐喝令马车停住，然后翻身下马，前去叫门。

少顷，两扇黑漆大门“吱”一声开了，一个五绺长髯的老者手提灯笼，站在门内，眯缝着眼睛打量着面前的客人们。

鲁尔齐满脸堆笑，上前施礼：“老人家，在下是行路客商，路过此地，天色已晚，借住贵处一宿，不知可否？”

老者没有作声，只是不住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位“客商”，那眼神中掠过一丝令人难以捉摸的寒光。这寒光一瞬间便消失了，老者轻轻摇了摇头，笑着说道：“只怕是店小室陋，不能令客人满意。足下若不嫌弃的话，屋里请！”

鲁尔齐赶紧接着说：“哪里哪里，老人家过谦了，倘蒙留宿，那店钱自然是不能少给的。”

老者道：“后院有空场，请将马车赶到后院吧。天色已晚，诸位恐怕尚未用餐，我去准备准备。”说着竟自去了。

鲁尔齐等人将马车安顿好，从车中悄悄取出黄布包袱，安排好房间，略微洗漱一下，老者便来唤他们吃饭了。

这兴隆客棧是青砖青瓦的清朝时兴建筑，院墙是用青石砌起来的，显得古朴、典雅。客房在东侧，西侧便是酒店。鲁尔齐等人进入店内，只见店内灯火通明，酒菜的馨香沁人肺腑，这儿，原来早有就餐者。

在西南角临窗的一张桌旁，坐着一个面皮黝黑的小伙子，正在大碗酒、大碗肉地狂吃豪饮。在他对面坐着一位俊俏的姑娘，她不吃也不喝，一双眼睛直勾勾地凝视着黑小伙子。她蹙着眉头，眼含焦急之色，好象是有什么心事压在心头。

北面的一张桌前，坐着一位四十岁开外的测字先生。他正在细细地品酒，那样子十分悠然自得。他对面的一张桌前的椅子上斜躺着个残废老者，看样子是刚吃了个酒足饭饱，正在闭目养神。

鲁尔齐等拣了几个座位，刚刚坐下，店家老者便来照应，放上杯筷碟碗，随后自我介绍道：“小老儿姓陈，贱字九公。客人用甚酒菜，只管吩咐就是。”

鲁尔齐随便点了几个菜，陈九公回身向内喊道：“玉娘，给客人上菜，斟酒！”